



一行脚印

文／芳子

人连自己的生死都不能确定，如何可以胜天？人的面目尚且瞬息全非，更何况命运？

小时候，常常听姥姥讲故事，故事虽然不同，结局却是一个：坏人身败名裂，好人昭雪鸣冤。一定有一个比好人坏人都强大有力的人，才能够制裁坏人、拯救好人，我想。

“他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是天。”姥姥平平常常地告诉我。

原来如此！天，在我们头顶上，那麼高，那麼远，什麼也逃不过他的眼；天，又把我们包围著，那麼广，那麼大，谁也没有他的力量强！

多麼好的“天”啊！

读了小学，上了自然课，才知道天并非是我的目力所能及的！我所居住的地球，不过是太阳系里的行星之一，而太阳系又不过是银河系里的恒星之一；银河系呢，又不过是宇宙数不清的星系里的一个而已！无边无际的宇宙，怎麼顾得上干预地球上的人的生活呢？

姥姥没有读过书，自然不懂得其中的奥秘，她的“天”只是一个理想罢了。

那麼，究竟是谁在掌管著人类的命运呢？

我不再敢仰望星空，一个巨大的未知笼罩著，从里面生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者。

朋友要去美国了，读神学。她的决定，一下子把我拉到了“独一上帝”的信仰前。几乎每一天，我都在电话里听到她，感受她的欢乐，也几乎每一次，都被她的歌声感染。但是，我却不能拥有这样的喜悦，我的疑惑是如此之多-----

世界是上帝造的，也是上帝掌管的，这个信念根植於我的生命，尽管我不确知神在何处，也不确知该如何地称呼，只直觉他在冥冥之中。而我难以明白的是，为什麼拯救全地、全人类的上帝居然像人一样地有名字？为什麼可以创生也可以毁灭的全能上帝特别甚至唯一关心耶路撒冷？

在我的感觉里，神不仅创造了地球更创造了宇宙，神不仅注目人类更注目万物。这样的神，怎麼可能有族属、有域别，甚至有姓名？

随著朋友的走，我的问题开始奔波在北京与洛杉矶的邮路上。可是，突如其来的病患截断了这思考 颜面神经 痹！

从医院出来，我呆望著路上的行人，路边的商店。一切依旧川流不息著，而我却彷彿被涡轮旋了出来，在熟悉的真实里，品味虚幻。

我决定独自面对而不把此事告诉远在纽约的丈夫。我们天南地北地隔著，已然两年，期间的纷纷扰扰，缠绕得错综复杂。

母亲不忍看我吃饭的样子，总是先悄悄地吃过後，才来喊我。只有女儿，百无禁忌地笑闹著：“姥姥，快来看，妈妈又把饭流出来了！”

“别闹。”怕老迈的双亲难过，我赶忙制止女儿。然而，所有合口的音，都已发不出来。一个“别”字，急出来了我的眼泪。我颓然地放弃努力，大口地将饭哽噎在喉咙。

我没有想到，病患给我带来痛苦的同时，也给我带来了安慰。

编辑部的同事们纷纷去找名医、偏方，彷彿生病的是她们自己。怕我跌倒，硬是从北四环陪我去南三环的南苑乡治疗。单是公共汽车，就要换三趟！

平日忙家庭、忙工作，连聚会都抽不出空来的同学，急急忙忙地请了假来看我。担心我不能外出会断了炊，背著抱著大包小包的蔬菜、粮食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电话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碌。朋友们的邀请一个接著一个。聚会、逛街、自助火锅、看话剧、听音乐。街上频频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，而好友却对我的奇怪装束“熟视无睹”。我知道，

在乍暖的北京街头，一个顶著棉帽、戴著墨镜、捂著口罩的人，是够“神经”的了！

消隐的白日，褪尽了喧哗。静夜牵来宁谧，与我一道聚拢在料峭的春寒中。

我忍不住拿起笔，给洛杉矶的朋友写信。不能闭合的一侧眼睛，酸痛得要命，我只好用手捂著它。我要告诉朋友的是，所谓人定胜天的人，其实什麼也不是，所谓把握命运的自信不过自欺欺人罢了！人连自己的生死都不能确定，如何可以胜天？人的面目尚且瞬息全非，更何况命运？

人 既是这般渺小、脆弱、不值一提，我又凭什麼得到如此多的关怀和照顾？要不是这云样的情谊托住了我，如何不掉落在怨天尤人的苦海中？就在这一刻，我忽然懂得，若不是生了这样的一场病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这麼触目惊心体会到人的有限性；更不会具体地知道，在亲情、爱情之外，还有一种温暖在人间。

我问朋友：这是不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考验？让我在摧毁中体会人生？不知道朋友将怎样回答，我只是望著漆黑的窗外，默默地想 上帝，无论你是谁，求你帮助我吧。

最终，我的丈夫还是知道了我的情况。数日後，他打来电话，说他曾控诉上帝是万恶的，要不然为什麼对他渡半而击之？因为这一切的起因在他，上帝既然扶植恶势力，为什麼不惩罚他反而惩罚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不相干的人？然而就在控诉的当晚，他的头皮和面部突感发麻，但他并没有以为然；一周後，彷彿心脏衰竭的感觉突袭而来，胸闷的窒息置他於生死一线间；其时，他绝望且由衷地呼唤：耶稣爱我，我爱耶稣，一遍又一遍。

神垂听了，他说。

一张电话卡打完了，在他换卡的空隙中，一个念头滑了出来：上帝始终在我们的生活里吗？

电话第二次接通，我立刻问：“你什麼时候发病？”“三、四天前的半夜吧。”我抑制不住地叫了起来：“我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恢复的呀！”

那是春意融融的下午。一个长长的午觉醒来，神清气爽。试著皱了皱鼻子，就有那麼奇妙的感觉掠过：脸上不再有被绳子捆著绑著揪著拽著的难受了。我不敢贸然地照镜子，就喊了母亲，女儿也跟著过来了。

“看我能闭上眼了麼？”我闭了闭眼。

“闭上了，闭上了。”女儿先叫了起来。

我不放心，又对母亲说：“您好好看看，闭严了没有？”

“严实了，没缝，没缝了！”

我又连忙跑到厨房，喝了一口水含在嘴里，反覆咕嘟了几下。尽管嘴角略微觉得有些水津，满口水还都在嘴里！带著期盼和忐忑，我走到镜子跟前，镇静了半天，才 抬起头。先耸起抬头纹，有了；再皱起鼻沟纹，也有了！这下我才确信， 痹的神经恢复了。回过头，发现母亲正巴望著。我几乎喊著告诉她：“好了，全好了！”

这一回，母亲当著我的面，流了泪。

但是，我却不知道，在同一时刻，发生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故事。

巧合，同时震撼了电话两端的人。读神学的朋友从洛杉矶回来了，犹如酷隗中一股清凉的风。她带给我的，是一个只要活著就不会忘记的故事

一个常常在海边沉思的人，惊奇地发现，每一次在他走过的地方，都有两个人的脚印！为什麼会是这样？这时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：“孩子，是你在陪伴你。”可是，在他遇上特别的艰难的时候，在他要寻求神的帮助的日子里，每从海滩走过，却只有一行脚印。他孤独地问：“神啊，你怎麼抛下了我呢？”於是，他听到：“孩子，我和你在一起，是你在托著你走。”

若没有神托举，我们该是怎樣的孤苦无依！怎樣的没有盼望！

今天，当经历过不信与信的挣扎之後，我終於是一个基督徒了。

这个时候，我听母亲告诉我，姥姥也是基督徒。我的心里一阵感激。

仰望星空，不再困惑。天、地、人、万物，皆是神的造物；而父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
作者来自北京，现住纽约市。
(原載“海外校園”1997年10期 <總第二十五期>，版权为原刊物所有)

